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

俞理明, 顾满林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东汉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音译词、意译词以及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 给人一种强烈的新异感。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常常并行, 有时彼此融合, 带来词汇的变化。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 绝大多数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和异域色彩, 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生命力各不相同。

关键词: 描写词汇学; 词汇新质; 外来词; 佛教用语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1)03-0046-05

佛教文献词汇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外来因素。对于熟悉传统文献, 主要是先秦两汉典范的文言文的人来, 东汉的佛教文献用语中有一种强烈的新异感, 这种新异感表现在词汇方面, 既有词汇形式的创新, 也有词语意义的翻新, 其中外来影响尤其明显^①。

一、东汉佛经用语新异感的成因

首先, 音译词的长度, 一般的汉语词汇为1—2个音节, 很少有三音节以上的词语, 词语的

平均长度不超过1.5个音节。而佛经中音译词虽然也有一些单音节词如“佛”、“塔”等等, 但多数是多音节的, 其中以三音节的居多, 顾满林对早期佛经中可以找到原形或在历代汉译佛经中有形式繁简差异的276个音译形式作了分析统计, 情况如表1:

表1中括号里的是同一形式因为用字不同而重复的数量, 如“摩诃衍”又作“摩呵衍”, 正式只计一个, 另一个计入括号中; 另有17个词因为长度不同, 被重复计入了不同的类别中, 如“比丘尼”

表1 东汉佛经译词长度情况表

音节数	单音	双音	三音	四音	五音	六音	八音	九音	合计
全译		40(6)	45(12)	19(7)	7			1(1)	112(26)
取前舍后	16(4)	55(13)	45(14)	11(6)	5(1)		1		133(38)
间缩		12(3)	11(4)	11	2(1)	2			38(8)
节译			1	3(1)					4(1)
取两头									
舍前取后	1	1							2
取中间		2(1)							2(1)
合计	17(4)	110(23)	102(30)	44(14)	14(2)	2	1	1(1)	293(76)
总音节数	21	266	396	232	80	12	8	18	1033

收稿日期: 2011-01-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01JB740010);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 俞理明,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汉语词汇语法历史研究; 顾满林, 讲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文学博士, 从事汉语史、汉魏六朝佛经中的音译词研究。

①关于东汉佛经历来有分歧。本文所选佛经篇目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并参考Jan Nattier《最早的汉译佛教文献导论——东汉三国的文献》(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s, 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2008版)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意见, 把它们分为两个部分, 以公认时代确凿部分的材料作为主证, 据以立目, 另一部分(加*号)只作附证, 不据以立目。使用的经文有安世高所译的《长阿含十报经》(T13, “T数字”表示该文在《大正藏》中的序号,下同)、《人本欲生经》(T14)、《一切流摄守因经》(T31)、《四谛经》(T32)、《本相猪致经》(T36)、《是法非法经》(T48)、《漏分布经》(T57)、《普法义经》(T98)、《八正道经》(T112)、《七处三观经》(T150A)、《九横经》(T150B)、《阴持入经》(T603)、《道地经》(T607)、《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T1508)、《阿毗昙五法行经》(T1557)*、《五十校计经》(T397); 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T224)*、《般舟三昧经》(散句部分)(T418)*、《兜沙经》(T280)*、《遗日摩尼宝经》(T350)、《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T458)、《内藏百宝经》(T807)、安玄所译《法镜经》(T322)、昙果、康孟详所译《中本起经》(T196)*、竺大力、康孟详所译《修行本起经》(T184)。佛经引文据《大正藏》, 各例后标出作者和经文在《大正藏》中的篇次、页码(p)、栏次(a/b/c), 略去经名。《大正藏》原文有误的, 误字未作改动, 但在误字后用[]号标出正字。

计入三音节中,但它的节略形式“尼”被计入单音节中,因此 276 个原形在表 1 统计中为 293,而实际被译成了 369 个汉语形式,一共用了 1 033 个音节,平均长度是 2.8 个音节,大约比一般汉语词语的长一倍。

其次,一些音译形式还可以组合使用,其中最长的如“怛萨阿竭”和“阿罗呵”、“三耶三佛陀”连译,作“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陀”达十二音节。个体平均长度偏大的音译形式在语流中所占的位置更大,给人印象更深。甚至用音译词可以组成完整的句子,如“拘翼菩萨摩诃萨摩诃僧那僧涅摩诃衍三拔致”(支谶 224、p429、b),其中包含 7 个音译词:拘翼、菩萨、摩诃萨、摩诃、僧那僧涅、摩诃衍、三拔致。

第三,一部分音译词有很高的使用率,比如“释提桓因”在《道行般若经》十卷中使用了 139 次,其中第二卷达 63 次;有的则有较高的普遍度,比如“舍卫”、“祇洹”等,虽然在一种文献中出现次数不多,但在不同的佛教文献中多有出现;佛经中常把多个表名称的音译词集中列出,也给人印象深刻。音译词的普遍、集中或高频使用,强化了文献的外来色彩。

第四,音译词的表意与汉语一般词语不同,人们无法通过字面来了解它们的意义,这也给人带来新异感。如“般遮旬”(pāncābhijñā 意为五神通)、“摩诃衍”(mahāyāna 意为大乘)、“阿耨多罗”(anuttara 意为无上、最胜)。

第五,意译词也造成了佛经浓烈的外来色彩。佛教意译词大多与它们的常用义相去甚远。比如“漏”(āsava 流注漏泄之意,烦恼之异称)、“盖”(āvaraṇa 阻碍人悟道的思想或行为)、“清信士”(upāsaka 在家信奉佛教的男子)、“灭度”(nirvāṇa 音译涅槃)、“善来”(svāgata 表示欢迎的招呼语)、“转轮圣王”(Cakra-vartī-rājan 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圣王)、“善知识”(kalyāṇamitra 引人信佛向善的人)、“世间法”(loka-dharma 世俗的成规)等等,表面上似曾相识,但却无法按以往的经验解读,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比如《法镜经》中有这样的句子:“若开土居家,或见沟港,或见频来,或见不还,或见应仪,或见凡人求弟子道者,为恭敬彼,承事供养,师之尊之,以礼待之。”(安玄 322、p16、a)其中“开土”、“沟港”、“频来”、“不还”、“应仪”、“弟子道”等等都很新异。

第六,佛经采用了不少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

它们也是造成佛经用语新异感的重要原因。其中,有的在当时中土文献偶有用例,有的则仅见于佛教文献。前一类如:官属(神灵的下属)、卤簿(古代帝王出行时的仪仗队)、园监(管理园林的仆吏)、门士(守门人)、族姓(大姓贵族)、种姓(大家贵族)、大家(主人)、人客(依附富贵人家佣作的人)、儿客(依附豪贵家供驱使的人)、奴客(奴仆客作)、从使(仆隶)、给使(奴婢)、嫖女(宫女)、青衣(女仆)、伎人(歌舞艺人)、功夫(工夫役)。后一类如:羸人(女子)、飞人(能飞行的人)、住人(站着的人)、健人(健壮的人)、坐人(坐着的人)、卧人(躺着的人)、痴子(傻子)、黠者(聪明的人)、黠师(能工巧匠)、画师(以绘画为业的人)、马师(养马的人)、幻师(魔术艺人)、幻祝(魔术艺人)、幻主(魔术艺人)、儿从(仆从)、人从(随从的人)。

二、音译与意译并行的多样化表现

站在外语的角度来看,译文里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外语影响下的产物。不同在于,有些本语词与外语词直接对应,它们之间的转换并不引起本语的词汇变化;而有些外语词表达的概念在本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语,这就促使本语的词汇作出某些改变来表达这些概念。汉译佛经用语由外来影响引发的词汇变化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纯音译的借词,用本语的形式记录外语,并且表达外语词的意义,其中的本语形式失去了可分析性,它们的外来性质毋庸置疑。

2. 翻译引发的词义引申,也是外来影响的结果。翻译中把佛教概念与汉语的某些概念相比附,或者把外语中词义的引申关系引入汉语,为这个汉语词增加了一个引申义。比如用“道人”、“真人”来指称佛。“迦叶见佛入水,恐其没溺,即将弟子乘船救佛。见水隔起,其下扬尘。见佛大喜‘大道人尚活’”(昙果共康孟译 196、p151、b);“迦叶弟子,直起瞻候,见佛光明,谓是龙火,举声悲呼:‘可惜真人,竟被龙殃’”(昙果共康孟译 196、p150、b);又如“长者”在佛经中用来指刹帝利(世俗贵族):“人有四种:一者长者种,二者道术种,三者师巫种,四者田家种”(安世高 1508、p55、a)。

3. 仿译,指一些复合词在外语形式的基础上,对其中语素逐一对译。虽然,这些语素的组合是汉语所允许,并且可以通过汉语语素的一般组合规则来理解这类复合词,但是,这些复合形式在汉

语中本来是没有的,其中语素的组合关系源自于外语,是外语刺激下利用汉语材料和汉语规则创造的新成分。如用来尊称佛陀的“天中天”(梵文 devātideva 的仿译:“须菩提白佛言‘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得无过?天中天’”(支谶 224、p428、a);又如表示欢迎的招呼语“善来”(梵文 svāgata 的仿译:“世尊遥见,叹言‘善来迦叶。’豫分半床,命令就坐”(昙果共康孟译 196、p161、a)。

4. 音译兼顾意译,其中又有三类:(1)采用汉语形式记音的同时,兼用了它原有的词义,如“绝”是“偈”(gāthā)的异译,表示佛经中用于段落或经文末尾的一种文体,跟“绝”的止绝义相合,又如把“祇洹”(Jeta-vana)译作“祇园”,其中的“园”本指处所,这里又有表音作用;(2)音译原型词的部分语素,而意译另外部分,如“五旬”全音译为“般遮旬”(pāñcābhijñā),全意译为“五通”以及“恒沙”(gaṅga-vālikā也作“恒边沙”)、“佛树”、“梵行”、“梵志”等等;(3)音译后赘加汉语语素表意,如“摩尼珠”(mani 纯音译为“摩尼”)、“众僧”(saṃgha 音译为“僧”或“僧伽”,意译为“众”或“大众”)、“刹土”(kṣetra 音译为“刹”)、“盐王”(Yama“盐”后代音译作“阎罗”),等等。其中音译要素是主要的,意译作为补充,方便汉人理解,我们把它们看作是特殊的音译方式。

音译、意译和仿译的不同在于:音译词受外来影响,用新的形式表示新的意义,被称为是词汇的借入成分(借词);在翻译引发的词义引申和仿译复合词中,外来影响主要作用于词义,而不是形式,仿译词的构成符合本语的构词规则,是一种本语可能自然发生的组合,也可以看作是基于本语的语用创新,当然,其中外来影响不容忽视。

因此,语言接触中外来影响的研究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发生在音译层面的外来影响,反映了翻译过程中一种相对简捷的克服交流障碍的办法,但这类没有本语基础的成分在本语中占什么地位,本语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它们,应该有确切的评价。

三、音译词在词形和词义方面的特点

在我们统计的佛经中,有音译词 370 条,其中有 94 条为同词异译,即同一个源词被异写成不同的形式,其中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记音用字不同,比如: a-kaniṣṭha(色究竟天),分别作“阿迦貳吒”、“阿迦膩吒”、“呵迦膩吒”等; asura、āsura

(天龙八部之一:非天,无酒神),作“阿羞伦”、“阿须伦”、“阿须轮”等。还有一个原因是翻译或使用中出现缩略现象,其中有的形式之间只差个别音节,如: Jeta(人名),作“祇”、“祇陀”; arhān、arhat(声闻四果之第四果),作“阿罗汉”,或“罗汉”。

由于不同的翻译者对外语和本语的语音在感受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翻译者个人的方言和文化背景、外语底本等方面),导致转写时对某些音素的取舍不同。加之早期汉译佛经的底本已是经过转译的,因此,其中的语音失真情况会更严重些。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似乎是使用者有意识地缩短词语形式,如: mahā-saṃnāha-saṃnaddha(大誓庄严),比较完整的音译形式是“摩诃僧那僧涅”或“摩呵僧那僧涅”,节略成“僧那僧涅”、“僧那”。

对于这类同源同义的异译词,我们把它们归并在一起(带#号的词语为未计的异译重复形式),以归并后的 276 条作为讨论的基础:

1. 人名尊号(包括佛名) 75 条,重复 26 条: 释迦文、拔提、阿难、怛竭、调达、頰陞、富禡、迦罗、迦叶、拘怜、末利、难陀、频头、泐沙(#瓶沙、#泐沙)、祇陀(#祇)、沙然、蚩蚩、斯奈、维卫、悉达、须达、须门、须陀、优填、优呬、阿闍浮、阿具利、阿祇达(#阿耨达)、波斯匿、迦兰迦(#迦兰陀)、憍炎钵、拘律陀、瞿师罗、摩诃敢、摩因提、那利绳、那罗陀、衢和离、舍利弗(#舍利曰、#舍利弗罗)、昙无竭、惟摩罗、文陀竭、须菩提、忧波替(#优波替、#替)、忧陀耶(#忧陀)、优陂洹、郁俾罗、悦头檀(#阅头檀)、朱利敢、阿凡和梨(#阿凡和利)、阿难邠坻、不兰迦叶、迦耶迦叶(#伽耶迦叶)、摩呵拘私(#摩诃拘絺)、摩诃迦叶、摩南拘利、那提迦叶、难陀波罗、捷陀诃尽、萨陀波伦、十力迦叶、文殊师利、郁俾迦叶、郁头蓝弗、阿夷拔提弗(#拔提弗)、邠利文陀弗(#邠祁文陀罗弗、#邠祁文陀弗、#分漫陀尼弗、#文陀佛)、摩呵迦旃延(#摩诃迦旃延)、摩呵目捷连(#摩诃目捷兰、#摩目捷连、#大目捷连、#目捷连、#目连)、遮迦越罗(#遮迦越)、阿闍、定光、弥勒、捷陀罗耶、罗麟那杖那、沔辰那拘尼摩。

2. 天界神鬼 55 条,重复 40 条: 梵天、忉利、梵魔、梵释、拘翼、惟呵(#权诃)、释梵、首呵(#首诃)、须臾(#须臾)、炎天(#盐天)、伊沙、因坻、天帝释、阿陀波、阿惟潘、波利陀(#波梨陀)、兜术陀

(#兜术)、梵多会、梵富楼(#梵弗还)、梵波利产(#梵波瘟[产]、#梵迦产)、梵迦夷、摩呵梵(#摩诃梵)、那提乾、尼惟先、首诃迦(#羞讫、#修乾)、首陀卫、惟于潘、阿比耶陀、阿波堕诃(#阿波修)、阿波摩那(#瘟波摩那、#瘟波摩那)、阿波摩羞(#阿波摩修、#诃波摩首诃)、阿会波罗、阿会亘修(#阿会亘彼、#阿会亘羞)、阿迦腻吒(#阿迦贰吒、#呵迦腻吒)、比伊潘罗、波栗惟呵(#波栗推呵)、波栗羞诃(#波栗多修呵、#波利首诃)、波那[耶]和提、梵摩三钵(#梵三钵)、须陀施尼(#须薺祇禰)、尼摩罗提罗怜耨(#泥摩罗提罗邻优、#尼摩罗提)、昙无竭阿祝竭罗、波罗蜜尼和耶拔致(#波罗尼蜜和邪拔致、#波罗蜜和耶拔致)、瘟天(#瘟天)、魔、盐王、鸠诃(#鸠垣)、罗刹、阅叉、阿须伦(#阿羞伦、#阿须轮)、和夷罗、迦留勒(#迦留罗、#迦楼罗)、健陀罗(#捷陀罗、#乾陀罗)、摩睺勒、真陀罗(#甄陀罗、#甄多罗)。

3. 人物 29 条 重复 7 条: 佛、怛萨阿竭(#怛萨阿竭陀)、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陀(#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三耶三佛、#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罗汉)、辟支佛、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僧、众僧、比丘僧、摩诃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迦罗越、萨和萨、沙门、尼捷、梵志、婆罗门、奢夷(#舍夷)、释、瞿昙、瞿昙弥、迦翼。

4. 国土地名 35 条 重复 7 条: 恒水、拔耆、迦夷、拘类(#拘留)、瀑披、那私、颇那、天竺、须弥、阿楼那、波和离、波罗奈、弗于逮、加罗卫(#迦维

罗卫、#迦维罗越)、迦耶悉、犍陀越、鸠睺弥(#拘蓝尼)、拘达卢、拘耶尼(#俱耶尼)、那难陀、泥兰禅、盘头越、耆闍崛、犍陀越、随兰然、维耶离、阎浮利(#阎浮提)、优为罗、郁单曰、郁多罗卫、尼遮捷陀波勿、祇树给孤独园、祇洹(#祇园)、奈氏树园、难檀桓。

5. 建筑处所器物 9 条: 塔、刹、刹土、佛刹、泥犁、摩诃泥犁、摩尼珠、袈裟、钵。

6. 佛教概念 28 条 重复 11 条: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僧那铠、摩诃僧那僧涅(#摩诃僧那僧涅、#僧那僧涅、#僧那)、衍、摩诃衍(#摩诃衍)、阿惟越致(#阿惟颜)、般若、萨芸若、沙罗伊檀、波罗蜜、檀波罗蜜、尸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羸提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波罗蜜)、三昧、四禅三昧、般舟三昧、舍利、世怛罗(#舍多罗)、摩诃惟曰罗、偈、绝、陀怜尼(#陀邻尼)、梵、般遮旬。

7. 动植物名 25 条 重复 1 条: 阎遍、呵螺勒、阿摩勒、佛树、加尼、迦和、须波罗致、梅檀、尼拘类(#尼拘陀)、迦陀、优钵、拘文罗、不那利、蜜突如、末愿捷提、须捷提、占匍、文陀罗、摩诃文陀罗、曼殊颜、摩诃曼殊颜华、那替、多核、摩舐、师子。

8. 行为性状词 19 条 重复 2 条: 泥洹、般泥洹、阿惟三佛、檀、分卫、和南、禅、安般、阿耨多罗、摩诃、沕和拘舍罗、摩诃沕和拘舍罗、劫、贤劫、婆罗劫、阿僧祇、恒沙(#恒边沙、#恒中沙)、兜沙、由旬。

以上东汉佛经音译词按义类统计如表 2:

表 2 东汉佛经译词义类统计

	人名	天界神鬼	人物	国土地名	处所器物	佛教概念	动植物	行为性状	合计
立目	75	55	29	35	9	28	25	19	275
重出	26	40	7	7	0	11	1	2	94
合计	101	95	36	42	9	39	26	21	369

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 275 条,其中“绝”与“偈”同出一源,但是,因为“绝”兼有意译因素,并且二者在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分立为两条。其他词源相同、因翻译造成的异形都归并为一,被归并的计 94 条。

东汉佛道词汇新质义类分布的总体情况如表 3 所示^①:

表 3 东汉佛经和道经词汇新质义类分布

	佛经用例	道经用例	佛道共用例	共计
名物	1 050	570	80	1 700
行为	855	1 024	146	2 025
性状	447	476	101	1 024
待考	7	1		8
共计	2 359	2 071	327	4 757

① 本文调查的东汉道经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

音译词的分布偏向名物,在我们调查所获得的全部东汉佛道文献词汇4 757条新质中,名物1 700条,行为2 025条,性状1 024条,待考8条;三类词语以行为为多,名物次之。但是,音译词中,名物类257条,占全部词汇新质的5.4%;行为性状两类合计19条,占全部词汇新质的0.4%。音译词主要是表达名物概念,很少涉及行为性状。

在音译的名物词中,专名占了大半,包括人名101条(含重出26条)、国土地名42条(含重出7条)、天界名95条(含重出40条)。

专名之外,表示人物、概念、处所器物以及行为性状的词语105条(含重出21条),大多表达佛教的事物行为,或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行业性非常明显,只有动植物名称中有一些比较通用的词语,但其中表示天界花名的“文陀罗”、“摩诃文陀罗”、“曼殊颜”、“摩诃曼殊颜”等,仍非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总之,绝大多数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都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其中,有的词语本身就是为佛教而创用的,有的则表达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概念。跟宗教概念没有明显关系的音译词在东汉佛经的音译词中不到10%。一些在原典中本来表达一般事物行为性状的用语,比如禅、兜沙、由旬、师子,在佛经中都有很浓的佛教内涵或色彩。比如“兜沙”表示数量,只用于佛经名,“师子”是佛法威猛的象征,“恒沙”用于宗教宣传中数量夸饰,等等。

音译词语大多表达抽象的意义,跟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的,只有一部分植物、器物和行为的词语。但是,多数音译所指的植物都非中土所产,汉

地民众在日常能够直观接触到的音译词语所表达的事物,只有“舍利”、“塔”、“袈裟”、“钵”、“分卫”、“偈”、“旃檀”以及“比丘”、“比丘尼”、“僧众”、“菩萨”、“罗汉”等少数事物,也不足全部音译词的10%。在语言接触中,外来词的作用更多的是满足本语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用词不足的需要,弥补本语在表达外来概念时面临的词汇空缺,而我们在对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进行调查时发现,本语中产生的词汇新质几乎有一半是为原有词汇成分创造一个同义的新成分,以满足表达者在修辞方面的选择。外来词的产生动力与汉语本语新词产生的动力很不相同。

新生的词汇成分往往有很高的淘汰率,东汉的音译词也是如此,特别是一些专名,有的在佛经中只有一个用例,或者只见于一种经文,或只见于同一译者的少数几种经文,在佛教社团中也没有普遍流行。但是,也有一些词在佛教社团内长期使用,比如:辟支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沙门、梵志、罗刹、刹、佛刹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音译词经过了时间的选择,进入了全民词汇中,比如:佛、菩萨、罗汉、僧、尼、禅、三昧、袈裟、钵、塔、泥洹(涅槃)、舍利、劫、魔、盐王(阎王)、阎叉(夜叉)等等。那些最能代表佛教特性或表示佛教典型事物的词语,在语用中具有较强的广泛性,有的后来超出佛教范围使用,意义也有了变化,比如菩萨、三昧、钵、塔等等。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外来词和本语词一样,需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选择。

(责任编辑 张向凤)

Foreign Origin of the New Lexicon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Yu Liming, Gu Manlin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huge body of transliterated or translated words and vernacular words which can hardly be found in classic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eaves readers an exotic impression. The alternative or mixed use of transliteration and translation results in the change of the then Chinese vocabulary. The transliterated words in the Buddhist sutras usually have strong Buddhist and foreign color, show different vitality in actual use.

Key words: descriptive lexicology; new lexicons; loanwords; Buddhist language